



書林秋草

孫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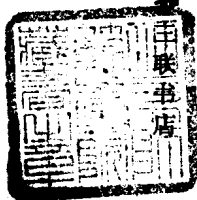
書林秋草

孫犁

我丹秦品同上，遇過的時間，不覺太長
 十幾載的也不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
 時候中，我雖見他之一位很平穩的編輯
 你合我的編輯，古今之世，不合我的編輯
 是不少，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得意
 有的人是不編之此
 今所屬文
 秦品同上，對我進行了一次採訪，死之我
 在去年之，七月，在文苑報上的所採訪。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95030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封面设计：马少展

书 林 秋 草

Shulin Qiucao

孙 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183,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1,500

书号7002·35 定价1.05元

目 录

书衣文录(选录)	1
装书小记	
——关于《子夜》的回忆	50
书的梦	55
画的梦	63
耕堂读书记(一)	69
耕堂读书记(二)	93
耕堂读书记(三)	102
《幻华室藏书记》序	116
买《太平广记》记	118
我的《二十四史》	121
我的书目书	125
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	128
鲁迅的小说	130
——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	

关于《聊斋志异》	141
《红楼梦》杂说	149
谈柳宗元	153
欧阳修的散文	158
与友人论传记	164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172
万里和万卷	179
关于纪昀的通信	181
关于短篇小说	187
关于中篇小说	194
——读《阿Q正传》	
关于长篇小说	202
关于散文	214
关于文学速写	221
关于诗	228
关于儿童文学	232
关于“乡土文学”	239
读作品记(一)	243
读作品记(二)	249
读作品记(三)	256

读作品记(四)	263
读作品记(五)	267
读作品记(六)	274
读一篇散文	278
小说与伦理	
——小说杂谈(一)	281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小说杂谈(二)	283
小说成功不易	
——小说杂谈(三)	285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小说杂谈(四)	287
小说的欧风东渐	
——小说杂谈(五)	289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小说杂谈(六)	291
小说的取材	
——小说杂谈(七)	293
小说的抒情手法	
——小说杂谈(八)	295
小说忌卖弄	
——小说杂谈(九)	297

小说的结尾	
——小说杂谈(十)	300
小说的体和用	
——为《青年文学》创刊作	302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304
贾平凹散文集序	308
文集自序	312
《孙犁散文选》序	318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320
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325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329
文学和生活的路	
——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334
编后记	吴泰昌 359

书衣文录(选录)

序

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

今值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遂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借作谈助。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当日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路之闻者,当哀其遭际,原其用心,不以其短促零乱,散漫无章而废之,则幸甚矣。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日灯下记

中国小说史略

此书系我在保定上中学时，于天华市场（也叫马号）小书铺购买，为我购书之始。时负笈求学，节衣缩食，以增知识。对书籍爱护备至，不忍其有一点污损。此书历数十年之动荡，仍在手下，今余老矣，特珍视之。凡书物与人生等，聚散无常，或屡收屡散。得之艰不免失之易；得之易更无怪失之易也。此是童年旧物，可助回忆，且为寒斋群书之最长者。

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

室内十度，传外零下十四度云。

一 周 间

此书系三十年代初，我在北平流浪时，购于荒摊。现居然存于手下，其资历，仅次于小说史，亦难得之遇矣。附存作者写作经验，系当年家中闲住时，从《大公报》剪下黏贴于废册上者。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题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

余性憨直,不习伪诈,此次书劫,凡书目及工具书,皆为执事者攫取,偶有幸存,则为我因爱惜用纸包过者,因此得悟,处事为人,将如兵家所云,不厌伪装乎。

此书厚重,并未包装,安然无恙,殆为彼类所不喜。当人文全集出,书信选编寥寥,令人失望,记得天祥有此本,即跑去买来,视为珍秘。今日得团聚,乃为裹新装。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晚间无事记

六十种曲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于灯下重修,时年六十有二矣。节遇清明,今晨黎明起,种葫芦豆角于窗下,院中多顽儿,不能望其收成也。前日王林倩人送玻璃罩一小盆,放置廊中向阳处,甚新鲜。

下午至滨江道做丝棉裤袄各一件,工料费共七十余元,可谓奢矣。冬衣夏做,一月取货。

又记:时杨花已落,种豆未出,院中儿童追逐投掷,时有外处流氓,手摇大弹弓,漫步庭院,顾盼自雄,喧嚣

奇异，宇宙大乱。闭户修书，以忘虎狼之屯于阶前也。

又记：甫从京中探望老友，并乘兴游览八达岭及十三陵归来。

又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记：书之为物，古人喻为云烟，而概其危厄为：水火兵虫。然纸帛之寿，实视人之生命为无极矣，幸而得存，可至千载，亦非必藏之金匱石室也。佳书必得永传，虽经水火，亦能不胫而走，劣书必定短命，以其虽多印而无人爱惜之也。此六十种曲，系开明印本，购自旧书店，经此风雨多残破，今日为之整修，亦证明人之积习难改，有似余者。

李太白集(国学基本丛书本)

昨日从办公室乞得厚纸，今日为此册包装，见书面题记，此集购于一九五一年冬季，为我进城首置图籍之一。二十五年，三津浮沉，几如一梦。经此大乱离，仍在案头，且从容为之修饰，亦可谓幸矣。

四十年来，惜书如命，然亦随得随失，散而复聚。今老矣，书物之循环往复，将有止境乎？殊难逆料也。有一段时间，余追求线装，此书尘封久。今读书只求方便，不管它什么版本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记

西游记

有友人言，青年人之不知爱书，是因为住处狭小，余颇以为非此。书籍虽非尽神圣，然阅后总应放置于高洁之处，不能因无台柜，即随意扔在床下，使之与鞋袜为伍也。总因不知读书之难。

青年无爱护书籍习惯，书经彼等借阅归来，即如遭大劫，破损污脏，不可形容。青年无购书习惯，更少以自己劳力所获，购置书籍者。其所阅书，多公家发给，以为日用品，阅后即随便抛掷。即使借自他人，亦认为无足轻重也。

一九七四年四月

此皆小说也，而未失去，图章之力乎？此所谓自我失之，自我得之矣。

所感甚多，因作书箴：

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

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

尔雅义疏

此破书购自鬼市，早想扔掉，而竟随书物往返。琳琅者损失，无用者存留。不得已于此假日，为之整装，顺事物自然法则也。

昨晚为家人朗诵白居易书信三通，中有云：又或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月。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

昨日康之公子来，言其父被召开会，出门上公共汽车，上下人拥挤，被推下车，跌断腿骨，甚可念也。本院有文姓，前曾被推下楼梯，大腿骨折。今当访其治疗经验，以告康君。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上午记

郑文学史

今日不适未上班，整理英法文《中国文学》，及己著残书。感伤身世，不能自己。后又包装此书，益觉无聊。

未曾正式读过文学史，对郑氏文章，不喜其语言文

字。近读白氏集，找出此书查看，并包装之。

一九七四年，五月八日，记于灯下，

思前想后，心胸堵塞，甚不舒也。

风云初记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下午，淮舟持此书来。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此情此景，甚难言矣。著作飘散，如失手足，余曾请淮舟代觅一册，彼竟以自存者回赠，书页题字，宛如晨星。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然念进入晚境，亦拟稍作收拾，借慰暮年。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文字之劫，可谓浩矣。尚不如古旧书籍，能如春燕返回桂梁也。

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尚何言哉。随后即不知抛掷于何所。今落实政策，亦无明确规定，盖将石沉大海矣。

呜呼！人琴两亡，今之习见，余斤斤于斯，亦迂愚之甚者矣。收之箱底，愿人我均遗忘之。

四日上午记

战争与和平

余进城后，少买外国小说，如此大著，尚备数种，此书且曾认真看完，然以年老，不复记其细节。书物归来，先为魏小姐借去，近家人又看，因借机洁修焉。

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此系残存之籍，修整如此，亦不易矣。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灯下记

东坡逸事

此为杂书中之杂书，然久久不忍弃之，以其行稀字大，有可爱之处。余性犹豫，虽片纸秃毫，亦有留恋。值大事，恐受不能决断之害。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晚，为此书修破

脊，后又发现一张包货纸，遂装饰之。

天方夜谭(文言译本)

此书购自天祥市场，摊贩配全者也。多年来竟未

抛失。白话译本，余于青岛见之，彼时养病，未暇及此。此次阅读数篇，人生怪事，何必天方？年老不愿读小说，非必认小说为谎言也。人陷于情欲，即如痴如盲，孽海翻腾，尚以为风流韵事也。

此书数次借与同院少年，然彼等实不能读。但弄污后，我必再为修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耳。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

静静的顿河

此系进城后，所购第一批书中之一。日前发见书店发货单，为一九五四年九月，托杨玉玺所购。因知初到津五年间，并未想到大置书籍。大批买书，当在一九五九年养病归来以后。

并未读完，只读第一册耳。此书字号太小，恐以后更不能读。

院中青少年，并不读书，无事可做，打闹喧嚣，终日不息。退处室内，亦不能看书做事。日日听这种声音，看这些形状，此即所谓天津风貌也。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记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今日下午偶检出此书。其他关于鲁迅的回忆书籍，都已不知下落。值病中无事，粘废纸为之包装。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而因缘日妇、投靠敌人之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越缦堂詹詹录

今日星期，下午无事而不能静坐阅书，适此书在手下，为觅得此种纸包装。越缦堂日记，久负盛誉，余曾于北京文学研究所借来翻阅，以其部头大，影印字体不清，未积极购求之。后以廉价购得日记补十余册，藉见一斑。后又从南方书店函购此部，虽系抄录，然以铅印，颇便阅览。鲁迅先生对此日记有微言。然观其文字，叙述简洁，描写清丽，所记事端，均寓情感。较之翁文恭、王湘绮之日记，读来颇饶兴味，可谓日记体中之洋洋者矣。

此公在清末，号为大名士，读书精细，文字生动，好